

台灣第一位護理學博士——余玉眉教授

林秀美

8

其實到那裡，我都是全力以赴，或許我所受的訓練和別人不一樣，讓我終生受用不盡，我的出發點完全在關心人，關心一個整體的人。

台大第一屆護理系畢業，1966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護理學教育碩士學位，1979年取得匹茲堡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台灣第一位護理博士。一生貫徹人本信念，立願要將「護理專業是醫療界中重要的人本體系」的想法推廣至醫界，什麼樣的動機驅策她在逾卅五之齡赴美深造，繼而在專業領域出類拔萃？她堅定地說「擇善固執」吧！那是台大護理系的傳統。

存在主義啟蒙單純的心

台大護理學系成立於民國四十五年，為台灣第一所非軍事體系、屬於國立大學的護理學系。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的余道真教授於第二年應邀接任系主任，達十五年。余主任作風「嚴格又開明」，讓這些台灣首批護士學士們（十九位），自由徜徉在校園與書海之涯，其「擇



善固執」更讓她深覺受益匪淺，「不同的意見有共話的機會，若認定為『是』就要堅持到底」。在為《余道真教授回憶錄》所撰的序文裏，表露無盡敬重與感念之情。

出身於醫師家庭，父親余滋潤先生也期望她習醫，然荳蔻年華的少女卻獨鍾文學與哲學，六〇年代存在主義風潮正熾，服膺法國哲學家沙特所說「存在主義就是人本主義」的她，遂選擇她認為較貼近「以人爲本」的護理系就讀，以符合長輩的期望，退一步海闊天空，她對人文學的喜愛不僅未曾稍減，後來更化爲工作上的助力；事實證明，她的選擇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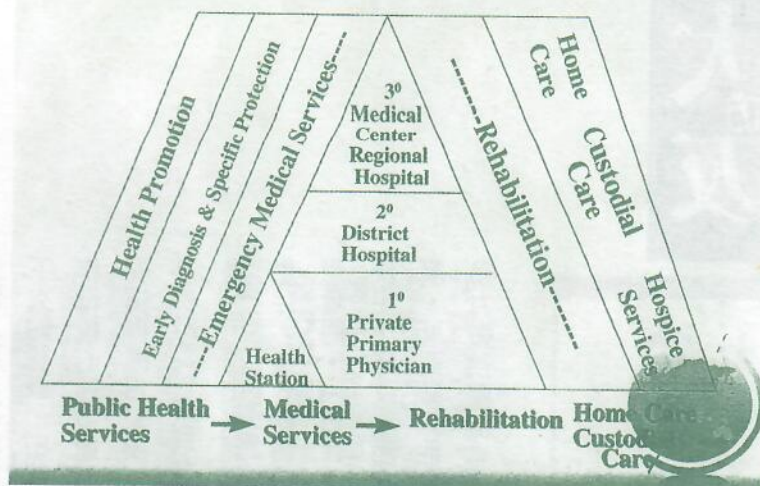
回想當年之醉心於存在主義，深受一位存在主義者 Victor Frankle 影響。Frankle 是位醫生，二次大戰被囚，在集中營煎熬的日子裏不斷探求生活的意義，以 Logo therapy 拯救「EIT」，從而協助集中營的人發展出活下去的意義，由此體認到病人的意志力非常重要。1968 年母校心理系邀請他來台演講，由於只停留一天，行程安排得極為緊湊，她就跟著東奔西跑一天。當天有人問 Frankle 來到台灣最想看的是什麼？他回答「魚市場」，理由很簡單，全球冷凍業的發達威脅傳統魚市的生存，後者即將消失，而他只是要充份運用每一秒看他想看的。「做什麼最有意義？你要做什麼？意義由自己決定，這才是最重要的」。困境非但未使 Frankle 屈服，反而激勵他自救並且救人，他將理論付諸實踐的行動力顯然深深感染了余玉眉教授。

建立人性化照護體系為志

「我認為護理工作『以人爲本』，所以不論教書或工作，我一直在推展這樣的觀念」。她曾經對台灣的醫生作意見調查，發現半數醫師認為護理人員主要的工作在協助醫生，但余教授認為這樣的觀念有偏差，「護理人員首要在協助病人」。在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民國六十七至七十二年）任內，她強調人性化與專業化護理。「對於護理人員，我只有兩項要求，一不要老是把『犧牲』兩個字掛在嘴邊，二不要增加病人的負擔，當時有很多人都不明白」；此外，引入科學化管理（Project and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Tragedy 簡稱PERT Analysis），重整護理人力資源分配、設立品管和在職教育小組、開創「護理長儲訓計畫」、推行單一劑量藥物配送制度（UDD）等措施，有系統的整體規畫更爲日後護理專業奠定基礎。（主任任內具體改革，請參《台大醫院壹百年》）

民國七十七至八十四年，爲當時衛生署施純仁署長延攬至保健處負責企劃，首要之務爲推展「國民保健計畫」。「人的一生有許多階段，不論是爲了預防、或是因疾病、意外傷害都需要一個照護體系，而當時衛生署都側重在醫療，缺乏事前預防與事後照顧的部分」，敏銳的觀察力洞悉台灣醫療制度的缺失，她進而以國民健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



▲照護體系三部曲：預防與檢查→醫療→預後照顧。

康資料為基礎分析，將人生依年齡分成五個階段，規劃完成健康促進、健康維護以及預防保健服務等三大方案，提供主管作為決策依據。雖然目前健保給付仍集中在醫療，基於「關乎國民健康的決定因素不是只有醫療體系，其他如公共政策、法案的制定影響也很大，還有環境因素如下水道、飲水乾淨與否等都有關等」的體認，「我還是一直提倡要從整體來看……像強制騎機車戴安全帽，一個月可以減少一億元的支出，減少社會成本負擔」。

二年前轉戰健保局，以她的企劃長才為主管全國醫療給付的業務單位籌畫一套完善的資訊系統。她仍一本人性化的終生照護理念，以促進國民健康為長遠目標，「要活得越老越好，而不是生命延長了，人卻躺在病床上，國家要有生產力，必須不斷提昇生命的品質」；極力提倡預後和臨終照護，「不希望慢性病人一直住在醫院，畢竟很貴，回到家裡不只是成本降低，病人的品質也會好一點」。她說在健保局幕僚的功能較大，經過兩年的努力，建構已趨成熟。

推廣質性研究於護理學

她是第一位將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法應用在臨床護理個案的護理學者。1991年還出版《質性研究》（巨流出版）一書加以推廣，除闡述方法論外，收錄多篇師生應用論文。基於護理研究過去偏重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她於匹茲堡大學博士畢業回國後，便極力引介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人類學的參與性研究（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強調要與病人站在同一路線，收集病人的處境觀點，然後對收集資料進行內容分析」。目前她在母校護理研究所「高級產科護理學」的課即是應用田野研究法，要求學生以母親的眼光看世界，曾有學生在報告時感動得哭著說那是「照妖鏡」，透過這種學習「讓學生重新看世界，重新看人，重新看護理，重新看人的存在」。

她認為，護理人員向來被視為女性的專業，被要求順從為先，迄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護理界本身也是如此；這樣繆誤的觀念有待導正，而透過不同觀點的研究，學生了解到「病人此時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位好護士」，從而「看重自己，擇善固執」。她從來讓學生自由選擇研究的對象與題目，她相信惟有自己開發、創造的領域對個人才有意義，「最近有一位學生調查了五個餵奶成功母親的案例，將來她在這方面就可以成為一位專家，當學生自信地告訴我『我的成就比別人好』的時候，表示他們已找到他們的價值；老師只是引導，太控制學生並不好」。

經過這幾年致力於教學推廣，護理科質性研究的比例大有增加，而醫療人類學、人文醫學等也漸受重視，前景是樂觀的。

余教授以個人豐富的臨床經驗指出護理絕不是只有「倒便盆」，而是相當複雜的工作，然專科或大學畢業的學生人格還不夠成熟，能力也不足以自行研究，所以她主張護理教育應再提昇。「有個大三學生第一次看生產就昏倒，護理工作這麼stress，還要面對生老病死，要一個女孩子處變不驚，談何容易？即使現在，有時病人家屬哭，我也會跟著哭。醫院裏常有許多悲慘的事情發生，如果連自己的情緒都無法應付，那種怎麼應付？何況還要應變緊急情況、使用高科技儀器等等」，「護理人員每天接觸生與死，至少在學校時應該有課可以談，所以1979年我當系主任時，也顧不得教育部的反應，開了一門「人類發展學」，我把死亡定義為『人類成長的最後階段』，從哲學



和宗教的觀點與學生談人生」。
「醫院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田野地，我非常enjoy在這樣的田野研究人們的互動，並且時時刻刻想把不同的領域弄到醫療來」。
生命中多良師益友相砥勵

榮耀的印記

民國廿七年生，原籍嘉義縣，現籍台南縣。
經歷（國外部分）：曾執教加大舊金山分校及伊利諾大學，1989年起，連續八年先後獲選擔任國際護理學會（簡稱ICN）專業服務委員會（PSC）委員及主席。

重要獎章與榮譽：

- 1983年教育部六藝獎章
- 1988年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終身會員
- 1990年行政院衛生署三等獎章
- 199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所海外院士
- 1995年傑出護理人員專業貢獻獎

在每個人人生階段，都有良師益友給予指導與鼓勵，讓她備覺呵護百般，感謝滿溢。前系主任余道真教授亦師亦友，爲了緬懷余道真主任，民國七十年聯合系友們創辦「財團法人道真護理教育研究基金會」，獎勵系友們出國進修，以提昇護理專業水準。前醫學院院長李鎮源教授爲了敦促她進修，還責成她學成回國要爲母系貢獻己力，在美國讀書期間，更多次親筆寫信打氣；而護理前輩王世濬（中研院院士）夫人在她每回去美國時，總是熱心安排膳宿，在199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頒獎典禮上，更當場贈詩（詩名 FOR ONE WHO HAS BEEN HONORED [A TRIBUTE TO DR. YU-MEI (YU) CHAO]），對學生卓然有成而獲致國際的肯定感到與有榮焉。

兩年前過世的美國指導教授 Reva Rubin 更令她感念許久，「只約一個小時指導，他可以談三小時，因爲我唸一大堆不懂的東西，吵著要跟他弄清楚，他沒辦法戒煙，煙抽了一大堆，就說『你看你，把我搞得這個樣子！』，其實他心裏非常高興，因爲我會逼他重新想很多事情，有一次他碰到比較不好的學生，忿忿地對我說有人真是 no thinking。」當年師生的良性互動，教學相長，至今憶起仍至爲美好。她的慧語極受老師讚譽，「他說他的研究大概我最清楚，連美國學生都不清楚，主要的原因是，我可以一再重新詮釋他的研究，這表示舉一反三的能力要高；換句話說，就是要有創造力」。

婚後多年才出國唸書，有美國恩師「利誘」，有同仁們慫恿，然若無家人的支持絕不可能成行。當時與公婆同住，又有兩個小孩，思考了三個月才有勇氣向先生提

出，過了個把月後的一個晚上，他問她「一年會花多少錢？」，她估算約四十萬，他想想四十萬還負擔得起，再問「事隔八年（編按：碩士畢業已八年），能適應嗎？」「不知道，先試一年再說」。

另一半在精神和物質上給予充份的支援，讓她毫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業。這位常戲稱自己是「躲在後面的人」也是醫學系校友——趙瑞煌醫師，「他說絕對不出面，若是我在護理界做得好，有人要致謝，他會說『要感謝的是我』，我說『對！對！大家都知道。』」

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子承父志，現在台北醫學院執業，女兒則遺傳了母親對文史哲的喜愛，趙爸爸雖會想讓女兒學護理，因她興趣不合而作罷，似乎女兒比她多了一份堅持，知母莫若女，知道她對文學、哲學、電影、人類學的無法忘情，在遠流出版社當編輯的女兒不時會帶書給她，「我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看書，最近她給了我一本費里尼（電影導演）的回憶錄，看人家怎樣從電影呈現人生」。

教育和學術研究未曾中斷，在政府部門更屢受倚重，主管企畫要務，哪一樣工作最感興趣？「其實到那裡，我都是全力以赴，或許我所受的訓練和別人不一樣，讓我終生受用不盡，我的出發點完全在關心人，關心一個整體的人」。「護理非常好，堅持對象是一個完整的人，相較於醫學以器官疾病將人分割的偏頗，我覺得護理更重要了」。（照片爲余玉眉教授提供）